

(I)

我披上风衣。

“你要去哪？”高桥在我身后问。我没有回答。

缺口已经死掉了，我想。一切都结束了。

“是你啊，”我笑着，“好久不见。”

我还是回了一下头。淡粉的月光里，她站在世界的角落里，茕茕孑立。

她的嘴唇似乎动着；过了大概十秒，我才注意到声音本身这一不具有明显特征的抽象物，而又细微得一片岑寂。

不容我回过神来。

对不起了，我转过身。她的眼里。

我不能失去你。

我现在在哪？

我现在在哪？

一阵琴音。琴音？

似乎有人关掉了音量开关。一层幕布罩了下来。

我试着喊了一句，但已经太迟了。生死的余光里，毕竟是她。

淡粉的月光浸了层白霜。

(II)

你还真觉得这样就可以摆脱一切？上了那辆车就可以离开？

开什么玩笑？

哦对，真是可怜你了。你恐怕至死都不会知道，那个你为之付出生

命的生命只是个捏造的生命罢了。

然后你自然会见到她。

想象一阵很凶很凶的飓风。

一阵单调的云团中间一缕黑烟。没有时间，没有场所，它向着它被削去的一半的影子，只剩着一片漆黑的白骨。就是这样的风。

这里的一切都被切断了。割离开的一端和另一端。没有尽头，没有长短，只有薄薄的刀刃般的笑颜。

什么？还有没有机会再相见？

你想得美。

像雾状的森林浮现在你眼前，吞噬了一切可能吸收的希望。森林摇晃着向你走来。你知道它并非邪恶之物。无须害怕。

你当然无须害怕。

它呼出的氤氲的湿气灼痛了你的双眼。它承载着过重的芯，行将就木地伴着里面的一群独角兽，洪流般地。你没有力量去躲避。

雾化成了水，水凝成了冰。带刺的冰凌刺穿了你，刺穿了你面前的 *déjà vu*。

不久，它终于坍塌，带着它不确的流动的希望。它沉甸甸地负载了你，负载了高桥，负载了这列火车。它便包含在你自身。别人无法将其夺走，但你也没有理由将其释放。人们的面孔从你眼前飘过。放大，再收缩。

你将面临一个 *red-herring* 的世界，我是说假如你还有这个机会的话。那边已经安排好了，不会有一点希望；那是一个由谎言，幻象与梦想交织成的地方。

黑暗濡湿了你的双眼。你知道你需要她。有了她，它们才会像它们的那些花儿一样。几片枯叶落在你的手上。倏尔远逝，往来翕忽。

(III)

“还是祝贺一下你们吧，”他回过头，“毕竟你们都付出了太多。”
我点点头。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。

“那我走了，”他骑自行车，“一定会在哪里再见的。我保证。”
他消失在一道金色的反光里。

“他走了，”高桥道。

“是啊。他还有太多事情要做。”

“他还会回来吗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？没准又跑去另一个地方了。”

“那不就回不来了吗？”

“所以我现在心里只有你啊。”

你拢住她的肩。

她身体靠着你；如此过去了很长时间。

但谁又说得清逝去的时间会不会回来呢？

月亮升了上来。最后一缕夕晖打在江户川和工藤的墓碑上，在空中映出一个花环。林间斑驳的树影如死水一般扩散开去。在你们身后的，几声甜蜜的谎言，几缕悠长的群山，和几片没有花的天空。

你和她拥在一起；你清楚这样做的代价。你知道，你将不可避免地堕入无边黑暗，但只要她有在，你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。

俄顷风定云墨色。

黑暗包围了你和高桥。你紧紧地牵着她的手，*and so did she*。你的眼前出现了一池水潭：那是世界的原点，也是世界的尽头。